

好纪录片一定是文本开放的

——听制片人老雷解读《喜马拉雅天梯》

■ 方之澜



雷建军

1972年出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是电视节目策划与制作，纪录电影《喜马拉雅天梯》的制片人。曾担任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导演。

Q：我们想知道最初是什么触动了您和梁君健老师去拍摄《喜马拉雅天梯》这样一部纪录片？

A：拍摄这部片子的源起是，2010年的时候我去拍一个片子，当时我就住在这个登山学校里。学校有一个学生叫次培，他现在已经是很优秀的向导了。当时他来问我，他在拉萨买了一些经书，能不能帮忙带到珠峰上去，他爸爸在山上的上绒布寺。去了以后我发现他爸爸是那里唯一的喇嘛，见到他以后，我被他接过经书的一刹那所触动。

我就在想，这群小孩，本来都是农牧民的孩子，从他们生活的小县城走到拉萨，从事着一个先锋一样的职业，就是登山。如果我们把他们的

成长过程记录下来，可能就会记录西藏正在经历的这样一种变化。这就是我想要拍摄这部片子的初衷。

Q：那您觉得在拍摄过程中最具挑战性的是什么？

A：现在拍完了再想，觉得已经没什么过不去的坎了，当时最大的问题还是资金。我们相当于是一个学院的工作室在创作，大量资金都要依靠社会，但是社会对大部分资金都是要求回报的，而一般的纪录片很难达到社会资金的回报要求。所以你就需要有一些朋友。新闻学院99级的高燃帮忙解决了我们将近一半的资金，出资的人很多都是他找来的朋友，大家就是喜欢这个题材，并不求这个片子将来会怎么样，就先拿钱让我们去拍着。

影片拍出来之后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发行，因为让这样一部纪录电影进到电影院，难度还是很大的。因为他们要拍商业片，还有成本压力，这个不能怪他们，影院毕竟是生意，不是公益事业。

Q：拍摄过程中是不是难度还比较大？

A：对，有时候是会遇上一些问题。像什么登山过程，拍摄过程，还有些高山保障的问题，都出现过各种问题，但现在看真不觉得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Q：我们了解到英国也曾有一部关于喜马拉雅

《喜马拉雅天梯》

雅山的纪录片，叫《珠峰史诗》。您觉得您拍的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吗？

A：这样的纪录片很多，但大多都是从南边，也就是尼泊尔那边拍的。而我们记录的是珠峰北坡的藏族。这是最大的区别。

Q：网上对这部影片的评价两极分化，有很多人觉得这部影片非常好，也有很大一部分人表示没看明白。您怎么看这种现象？会不会觉得，自己拍了很久，花了很大力气，但是并没有得到大家的理解？

A：我觉得拍纪录片的人应该都不会这么想的。因为我们所面对的现实要比这个评价复杂得多，评价算什么呢？我和梁导都秉承这样一个原则：好的纪录片是开放的。纪录片最终的完成者是观众，什么样的观众会看到什么样的片子。如果你是一个藏族人，看到的是一部片子；如果你内心比较封闭，可能就看到另外一部片子。所以，如果要把它变成一个叙事很强烈，导演观念很强的片子，可能就不会有我刚才所讲的这些。每一种人看到的都是一个故事，那我觉得，最起码在我的字典里，那不能算是好纪录片，只能算还行的纪录片。好的纪录片一定是文本开放的。

Q：您觉得在校大学生在推动这种小众纪录片发展的时候能起到什么作用？

A：其实按理说这样的影片是适合大学生或者高校的其他一些知识分子去看，但是我也不是特别乐观。因为现在的大学生都被传统的商业封闭的叙事模式训练出来，看惯了那样的影片，尤其是刚入校的学生接触的影片种类并不多，所以只能说，鼓励大学生用一种开放的心态去看更多元化的电影，至于真正能给纪录片的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不一定。

Q：那您觉得这部影片上映之后会不会给西藏那边带来什么影响？比如说，除了展现了藏民的一些生活状态，会不会再次引发登珠峰潮流，对当地造成一些破坏？

A：想去登不等于你就可以去登。从开始想到准备能登珠峰，四五年已经过去了，所以我覺得不会。并且珠峰即使想登，每年也是会有名额限制的，不会让所有人都去。

Q：影片中可能会有这样一种悖论，就是登珠峰也许对有的人来说是一种时尚，但对当地人民来说可能是一种比较无奈的生存选择。您这样的问题是怎样思考的？

A：我觉得首先你要呈现，不是让人们一想到登珠峰都是想象当中的那种英雄气概的东西，它背后也有很多层的东西在里面。生活不就是这样吗？生活肯定不是一面的，甚至不是两面三面和四面，它可能是一个网状的或多面的。

纪录片就是能在这个方向上给大家呈现一个多面的生活。所以第一步我就说你要先呈现它，第二试着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它，就是如果没有这些登山者，也会有很多老外从北坡去登，没有登山公司这些协作。所以他们去做的时候，一边帮助客人登山，另外一边也在做整个的保护。我认为这是目前能找到的最好的方式。

Q：影片最终播放出来，除了刚刚这些还想传达一些其他什么信息吗？或者说一些什么启示？

A：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片子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启发一些人去思考这个问题，至于他得到什么结论，其实并不是我们能左右的。我们也不想给一个固定的结论，只想激发公众们独立去思考这些问题的欲望。

Q：那您觉得中国的纪录片，特别是像这种比较小众一点的，以后发展的前景怎样？

A：我觉得应该还好吧。最起码前些年不会有这种类型的片子去影院上映，现在还有那么多人去关注你，不管是好评还是差评，这已经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了。

（本文转载自2015年10月19日《清新时报》公号，本刊对题目及文字做了编辑）